



麦田

用心阅读就是爱书站
www.womendushijie.com

在斐济的Bounty小岛上，姚赫握紧手心里的贝壳戒指，暗暗下定决心放弃得之不易的初恋情人，回国追寻心中最爱的女子并与之相守一生。不料刚下飞机，迎接他的竟是她的死讯……

人，总是要在失去后才学会珍惜。

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们分开的日子，你不在我身边，我才最爱你。

然而今生不再。

 麦林文化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言情

ISBN 978-7-219-07358-2



9 787219 073582

定价：24.00元

等我

DENG WO WEIXIAO ZHE WANGQUE

微笑着忘却

朱小溪 著



|| 目录

第 1 章 过往	001
第 2 章 校园	022
第 3 章 初遇	041
第 4 章 考试	057
第 5 章 面对	079
第 6 章 突然	104
第 7 章 面对	130
第 8 章 坦白	156
第 9 章 重生	173
第 10 章 再见	186
第 11 章 割舍	210
第 12 章 结局	237
第 13 章 还是结局	245
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如果连生命都能戛然而止	249

第1章

—— 过往 ——

彼时，我的人生就好像一堆刚炮制好的便便，新鲜又热乎，就是乏人问津。

地上的拖鞋一堆堆找不到谁和谁一对，就胡乱穿了。唯一一本没被撕破的《男人装》，就拿着进了厕所。惬意地点燃我的“中南海”，深吸一口准备锻炼下括约肌，这才发现，《男人装》中间的海报被什么玩意粘住了，撕扯不开，似乎是泡面汤之类的。操！影响心情，不拉了。我相信美好的一天总是从通畅的排便开始的，这个时段没有排泄，接下来的生物钟就全乱了，心情会很烦躁。

我的人生没有早晨，睁开眼就中午十一点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仔细想想，就是在上了大学后。我是很有理想的人，从大一开始就笃定自己的大学必定

是堕落的四年，曾带领寝室其他三人对着窗外大喊：“不变态不是大学生！”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还是个文学青年的时候，就有位老作家——从青年写到壮年再写到老年都无人赏识的愤青——教导我说：“上大学你根本不用学东西，一个男生学个屁中文！你就好好写你的小说，我帮你出版，咱先赚一笔稿费，然后卖版权拍电影，咱再赚一笔，齐活了！”我哼哈地答应，心里琢磨着，这么简单你咋没齐活？我妈在一旁吓完了，估计很想捂住我的耳朵，就像我小时候看见男女欢爱镜头时想捂住我眼睛一样，非礼勿视啊！我确实按照他说的做了——课我是不上的，但小说我也坚决不写。大一的时候老作家还总催我，啥时候开始啊？后来渐渐觉得我是江郎才尽没啥出息了，也就销声匿迹了。

泡泡妞还是用得着的，也仅限中学时代了。那时候的姑娘多单纯啊！当时的我鼓足勇气给我初中暗恋三年，高中有幸成为同班同学的刘薇薇写了个小纸条：

留下不留下，

微笑不微笑，

危险不危险，

我是不是我，

爱你不爱你，

你都说了算。

她略显纳闷地回头，越过千山万水寻找布满青春痘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我，肉乎乎的小嘴唇儿，白莹莹的小牙齿，她性感地张开嘴：“啥？”

我只好再空投了一个纸团：“每句第一个字。”于是我看见她深深地埋下头。在我这个角度看，只有一个校服领子支在肩膀上，好像脑袋被人卸了。一会，她抬头了，脖子粉白粉白的真好看，不过她没回头，估计是脸太红了。刘薇薇往身后扔了个纸条，正落在叉子桌上。正值英语课，老师顶着满脑袋乱发唾沫横飞，褐色大镜片从眉毛上端一直罩在眼袋下面。他左手举着课本，看见第二排有动静，就往下走，喷完唾沫抽空问叉子：“What happened?”手向纸团伸过去了，叉子连头都没抬，直接拎起纸团扔给我。那时候我还年轻，还很嫩，不过我机智地把纸条偷偷给了同桌。心有灵犀那么久了，默契还是很有。他自然迅速地“毁尸灭迹”。于是，我按照大眼镜的指示，轻车熟路地来到班主任办公室。

“我错了。”我挨近班主任潇洒哥的身边，小声说。

“你又咋了？”潇洒哥停下手中的笔。

“我上课传纸条，被英语老师抓住了。”我故意轻描淡写。

整个气氛真挺融洽，我淡定地看着他假装委屈地说：“我都还没看呢……”潇洒哥很经典地一笑，抱着肩膀冲着纸团努了下嘴，说：“我也不看。”又冲刘薇薇说：“你写的是吧，复述下内容。”

我看着刘薇薇幽怨的小眼神，镜头开始旋转——空气干燥得我要流鼻血了，上百个橙子拼命袭来，百叶窗落下又被扯上去，整个世界“咣咣咣”——天啊，刘薇薇怎么能知道我的好同桌写的什么?! 多少次，我在梦中想起这句话，都会惊醒：潇洒哥，你好毒！

刘薇薇我爱你——我的高一宣言，我青葱的十六岁花季打着雷倏地溜过。如今的我还会不会再写那么肉麻的小诗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别说写诗了，提笔的时候仅限于在账单上签名。

厕所的自动冲水系统哗哗的声音打乱了我的思绪，说不拉不拉还是消磨了我一根烟的工夫。大四刚开学，好多同学都实习去了，满走廊是我拖鞋寂寞的回响——它比烟花寂寞，比它更寂寞的是我的生活。尤其我们这一帮学中文的大老爷们，平时就打打魔兽，把寝室搞得乌烟瘴气，到期末的时候想起来该看看书，通宵一个晚上基本没效果，就干脆把讲义缩印带上考场，能抄就过，抄不着就挂，完全听天由命。到了大三大

起逃课、一起上网、一起喝酒、一起打架，类似的话从来没问过。

记得入学第一天，我最后一个到寝室，已经是晚上。村长在看书，大明正泡脚，都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就他在上铺睡觉。我把书铺到书架的时候，他突然探下头问我：“喝酒去啊？”我很纳闷，这人还真他娘的隔路（方言，特别、与众不同之意），但也还是去了。就在人声鼎沸的大排档，十根羊肉串、四个腰子、两杯酒下肚，大飞已经涨红了脸，探过身子神秘兮兮地和我说：“看出来了吗，一直拿本书在那装模作样的肯定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我假装不解，“怎么会呢，我看他很认真在学习啊？”其实心里很郁闷，这么点时间，你就看出我不务正业了？大飞不屑地大幅度摇头，手里的酒立刻洒了一半。

“你不也是自费来的吗？整个班就俩二表的，他算一个。看他长得那猥琐样儿，还装文质彬彬。中午我们一起吃饭，他加他那堆老乡四个人竟然只喝了一瓶啤酒！”

他？哦，他就是装模作样男……我有点理解他的逻辑了，但还是若有所思，这么简单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太仓促？不过，毫无疑问的，这句话

剩下那点零钱就被大飞活生生掏走了。

我问他：“这点钱够你俩干啥啊？”

“泡妞在于个情调，你懂啥啊！我就带她喝喝咖啡，说点体己话，基本就能拿下。”大飞得意地说。临走前还用凉水洗了个头弄得香喷喷的。

十点多我在床上接到了他的电话：“赫啊，救救哥，车没油了……”那哭丧声想起就闹心。

我挨个寝室借了点钱，找到横在路中央的大飞。大飞大冬天在车里冻得直哆嗦，那姑娘早就没影了。

“人呢？”我问。

“这么冷，我把剩下的钱给她让她回寝室了。”大飞说。

“你倒是挺仗义，让我来这给你送钱！”我强忍困意。

“我这儿马上没油了，就让她先走了。估计到不了寝室就得死路上，再说那点钱去加油不得被人笑话死啊？”一个急转弯，灯光晃着大飞疲惫的脸。

“瞧你死要面子那德行！你俩有啥进展啊？”我继续调侃。

“进展个屁！我说喝咖啡，人家非要喝什么情人泪！”大飞忽然愤然道，“妈的那哪是情人泪啊，简直就是我的泪——三十五元一杯，我他妈亲眼看他放的

对情侣，男的都半躬身子搭着女的肩膀，女的费劲地搂着男的腰，走得还有点顺拐。真奇怪这帮人怎么就不腻歪，时不时女的还向上够男的脸，叭叭亲得那个开心。偶尔坐次公交车，发现居然能有座位，敢情女的都坐男的腿上了，为公交事业作出了莫大的贡献。我发现这男女只要一进入热恋状态，就自认为隐身了，腻歪到怎么个程度都影响不到路人。殊不知旁边人看得那个仔细啊，恨不能上去给他俩两个嘴巴子，扔下一百块钱，“求你俩找地方开个房亲去吧！”

“我没开玩笑，我是真挺喜欢她的。”大飞很正经地说。

我忽然发现其实大飞一直都是很正经的人，也是180多厘米的大个，浓眉大眼双眼皮跟韭菜叶一边宽，看着就十分诚恳。我不一样，小眼睛单眼皮偶尔内双，还躲在眼镜后面，时不时照镜子我都被自己吓一跳：靠，姚赫你咋长得这么奸诈！

“谁啊？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

“外校的？”

“不是……”

“操！大飞，你这样吞吞吐吐是想说还是不想说？别让我跟你在这着急上火好不好？”我强忍火气：大早

前天又甩掉哪个了，描述得跟真的似的，大明则很捧场不好意思傻兮兮地笑。那傻逼还煞有介事地：

“还和你那个小红鞋处着呢？有劲没劲啊！赶明儿我给你介绍俩，玩完就分手那种，让你也潇洒潇洒！”大明就立刻一副很忐忑的样子，让我们都看不下去。

大明的小红鞋可是个好姑娘，除了冬天，一年四季都穿双红色小皮鞋。听说人家吃方便面从不放蔬菜包，等到周末的时候把平时积攒的蔬菜包煮成一小锅蔬菜汤，捞出肉沫全递给大明，那叫个仔细啊！有一次我们一大帮人去吃饭，路过韩式松骨，小姑娘在出租车内抿嘴一笑，对着大明说：“亲爱的，哪天带我来吃松骨呗？”出租车司机立刻喷了。

大明算帅吗？不算吧，无论皮鞋里加多厚的垫子，该矮还是矮。村长算帅吗？也不算吧，有个185厘米的大个，外形比路人还路人。傻逼算帅吗？应该是了吧……

记得哪个诗人形容过黑夜浓得能一劈两半，每次想起来就觉得是块沉甸甸的巧克力糖，甜了又苦。大飞又去找公主了，我还是一个人待在寝室，趴在窗台上看楼下裹在糖块里骚动的人流。

楼前的甬道上到处都是积水，嬉笑怒骂的男生女生们换了好几茬。他们大都是今年入学的新生，刚刚

从高考中解脱，就立刻在水坑边学会了大肆敬烟、互相推搡、公开调情来渲染他们的大好青春。想想当年我们入学时候的情形还历历在目：门口欢迎新同学的横幅拉得老长，映衬着学长学姐们兴奋的笑容和新生们青涩的表情。当然还记得村长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足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失恋的时候整日唉声叹气借着伤心为理由终于学会了喝大酒，每天早上开始就是红星二锅头，喝到醉醺醺还记得去上课。一看表，哟，迟到了，穿着睡衣就走。到了教学楼忽然想上厕所，便很自然地进了教室，走到讲台边，准备解裤子嘘嘘。

台上台下一片愕然，我坐在座位上也傻住了：妈的，这熊玩意把这当厕所了！很快，同学们开始哧哧地乐，台上的老太太完全没见过这场面，拿着话筒涨红了脸，向台下观众求助：“谁，谁，有没有谁把他弄出去？”于是我和大飞十分无奈地奔上前去摁倒意图“淫乱课堂”的村长，两个人相视时也憋不住乐出了声。

我这是在怀念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出息了？还是面对现实吧。对面的女寝楼里淡绿色的窗帘下有模糊的影子，不时能听见水房里张扬的笑声，想起《天使爱美丽》里的片段，很想知道此时此刻在这一片貌似祥和的气氛下有多少人在伤心欲绝。想打个电话

给谁，翻出电话簿从头滤到尾，居然没有可以扯淡的人。骤然间万分后悔，为啥当初拒绝“那些花儿”要拒绝得那么彻底？

是有聊骚的意愿的，这个我承认。但为了维持住我不苟言笑的神秘形象，对于那些离自己圈子太近的人特别是女生，我一向不敢过分联系，感觉不好就立刻把电话号码删了、QQ拉黑。到头来整个手机里撑死能有二十个电话号码，QQ里孤零零的只有老哥儿我一个。这多简单：有瓜葛的自然能记住电话号码，常联系的肯定在最近联系人列表里。在现在看来真是有点简单过头了。

就在我百般无聊准备上床的时候，村长忽然回来了。

好像沙漠地长出棵水仙，长年不见感觉倍儿亲。我在床上眼看着秃了瓢的脑瓜顶劳顿不堪地歪靠在椅子上，想直接问问是不是工作碰壁了又忍住了，还是寒暄下：“工作还顺利啊？”

村长没听见似的闭上眼睛半天不理我。今天的人到底怎么了，都娘的心事重重，是这生活确实把人折磨残了还是我太逍遥没跟上外面世界的发展啊？我蒙上被子直接就睡了。

其实村长平时就是这么良的人。刚入学检查身体
的时候喜欢上新闻系一小姑娘，自己家还刚脱贫呢，
攒足劲给人买了四百多块钱的零食，费劲地求爷爷告
奶奶地托人送进女寝。小姑娘连看都没看就扔了，还
是顺二楼窗户扔出去的。那意思还不明白吗？就是你
根本没戏！这姑娘也确实够狠，逢人就说送吃的这傻
子，成天穿个脏兮兮的棉服红毛衣经久不换，一打眼
瞅就是个卖地瓜的，再抬举也就是个村长。我们一打
量：哎——还真挺像！于是村长这个绰号就这么传开
了。按理说村长你知难而退该撤就撤吧，人家偏不，
非要去碰钉子，闷不吭声打工好几个月买一手机，每
天给小姑娘发短信：“陈大力，我真的很喜欢你，只要
你不结婚我就会一直等下去。”就这样锲而不舍地发了
两个多月，结果还真让村长等到了。

那天我们正在上课，听的是本系最精彩的当代文
学史，那是我仅有的几次听课经历之一，所以印象深
刻。这个老师确实是太逗了，招惹了一大批其他系的
人来，课堂上总是人头攒动，听这个个头 165 厘米长
得矮矮胖胖掂着脚尖趾高气扬的“南天霸”白话自己
的大学生活：

“我们那时候可比你们羞涩多了！第一次进省城没
见过啥世面，八个人的寝室愣是给分成六个阶级。两

的生活，天天自己演默剧。郁闷的村长一天三遍给辅导员打电话问怎么办，辅导员则明说暗示地让他“会来点事，送点礼多走动走动”，实在不行就直接找个单位先签了。辅导员先利诱说今年就业环境不好，这次的招聘会不走就没好单位了，然后威逼他说再不签就不管他了，就希望村长乖乖就范。当然，如果村长听话就不是村长了。

这天晚上我俩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村长的床铺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村长没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村长实习的单位丢了个MP3，平时“分崩离析”的办公室这次很一致地把矛头都指向了平时不吱声的村长。调监控未果，报警未果，一个小破玩意惊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甚至传到校方耳朵里：声誉啊声誉，学校的颜面何存——村长被冠上了偌大的帽子。这边辅导员更是抓着不放：还不签？这单位根本没戏还赖着不走？有个地方赶紧签了得了，争取第一个签还算你牛，要不到最后也不可能有人要你！

貌似忍者的村长终于抵抗不住被就业率压迫的校方的压力回了老家，这时我们才发现村长强大的外表下是一颗多么脆弱的心。据说村长临走之前真的与辅导员推荐的食杂店签了三方协议，做了本届工作第一

子上。大飞是最积极还钱的那种人。在他眼里，向人借钱本来就很难堪，拖着不还简直是对他人格的侮辱。

三两口泡面就见了底，大飞才得空讲了他这周的传奇经历。

他去见公主的时候正好赶上她翻台。所谓翻台就是服务员在一个房间服务完了不动地方再服务另一帮客人。清洁大妈正在清台的时候大飞到了，急吼吼地说：“正好你完事了，赶紧给我开个台。”公主很无奈地说：“今晚我开不了了，包哥又来包房了。”

不知道包哥是干吗的，据说每次来包房都亲自拎着一兜子现金，后面跟俩保镖，一晚花上个万儿八千的是经常的事。他的包房也是传说中的大铁房，眼看着七点进去，十二点都不出来。一般的公主一晚上最多可以换四五个房间，一个房间算两百元小费也有将近一千块的收入，这个包哥虽然给小费一律五百元，可怎么算都是不合适，公主们怨声载道。但大飞不可能比包哥更慷慨，自然也解救不了公主，只好郁郁地在大厅等着。

就这样大飞等着人家，从八点多到凌晨一点，茶几上的瓜子已经见底，烟灰缸满了又倒了好几轮，中途还被几个女人错认为鸭子，终于等到公主晃晃悠悠

了点？网络小说看多了吧？啥事没有还给你个名片？看上你是英雄好汉了？不是我说，你这熊样啥时候那么出息，临危不惧喝了那么多洋尿没咋样，吹大发了吧你？”

大飞很尴尬地笑了，“好吧，这事是真的，可能我没喝那么多，反正三四两绝对是有了，装逼成那样当然得喝了。公主也没倒地，在沙发上什么也没说就看着我。不过那猪头确实扇了经理一巴掌，也确实把我吓到了，估计他是看上我还不孬，让手下人拿了张名片给我，说有时间一起玩。”

据大飞回忆，和公主搀扶着回家的过程很艰辛，不过事实证明英雄救美还是有好处的。

俩人是相搀着走出夜总会的。久经沙场的女人就是厉害，喝了那么多酒还很清醒地到更衣室换了衣服，和经理打了招呼，甚至还安抚了另一个惊魂未定的公主，虽然步履蹒跚但还是有条不紊。之后很久大飞再提起公主的时候还是很佩服她的沉着和清醒。

出门没两步大飞就觉得头开始晕。刚刚包房的火爆气氛和外面的反差太大，这时候的空气太过清冽，一股甜辣的酒味涌上来，大飞扶着路灯灯柱就吐了，吐得十分彻底，包括中午吃的西红柿土豆片。公主在一旁微微露出嫌恶的表情，“刚才不是很行吗？我以为